

我讀子建

與子建相識在喜菡文學網最初，而那樣的子建中規中矩，年紀雖輕，卻有一定的成熟度，連詩都是。而「天空魚」較近子建的本性。有一些矛盾、有一些自我詼諧、有一些無法自處的茫惑。

詩集分八卷，喜愛子建詩中，篇章短卻雋永的。那些詩味適合一再咀嚼，因為越咀嚼越甘甜。而那些反映社會事件及表達環保概念的，更能引我共鳴。如：〈火中的女人〉一詩，事件以淡淡的兩字一行陳述，末節又以「牠」、「爪掌」蓄藏著子建對事件的批判；而雨林是「足球場」，愚昧的人類不知不覺毀了珍貴的自然，也毀了賴以生存的環境。在這些詩中，子建提出反省。

「悲憫」是子建詩集中處處可見的情懷。如：〈致那些梵谷以及向日葵〉一詩，將「梵谷」與「向日葵」的地位反置，子建對梵谷悲苦一生做了註解。

身為教育者，「兒童」在詩集中也扮演重要角色，如〈兒童節懷人〉、〈源流〉等。





詩集中充斥最多的是活著的矛盾與茫惑，但子建總是四兩撥千金般幾字幾句點到，懂得的人就心領神會。包括〈黑暗時刻〉、〈願〉等等。

對於愛情，子建有其「自在」哲學，所以有〈看海〉的自在、〈有妳的音節〉的自在、也有〈我喜愛每一個有門的地方〉那樣的自在。

第八卷有子建獨有的自我詼諧。原來，詩人只是常人，這是詩人與非詩人都該知道的。



該是最不該的時候了

這本集子分成了八個部份（目前在我手上是這樣分的：跟家鄉有關、得獎及被收入選集的詩作、悲天憫人的、消極的、寫給「妳」的、明顯想畫畫的、暖暖系列、甘子建系列），請大家原諒我不精確的分類，我總要歸納出更少的區塊（我才可偷懶少寫一些），別說我沒誠意，我盡力了。家鄉有關的詩又可和明顯想畫畫的歸在一塊兒，悲天憫人的又和消極的放一塊兒，寫給「妳」的和暖暖系列則可堆在一起，總共五類。

子建可以說是得獎的常勝軍。得獎，要有本事，也要碰運氣剛好遇到氣味相投的評審，他從大學開始寫作，就已把得獎當作一項志業，雖說得獎的詩作有些因為太刻意去追求評審喜愛的風格，把格局擴大，而顯得與集子裡其餘的短詩格格不入，也可反映出帶有矯情的成分。這「矯情」可以還原成卷三與卷四的詩作，因為擴大的氣勢需要許多小情感的累積，詩人的情感本來就屬於私人的領域，一旦要牽扯到如大愛那樣，關懷世界上每個角落，如要表現出真誠還得做功課，讓自己的視角轉換成當地的，於是〈火中的女人〉、〈在足球場上〉這類的小詩，還有放大後的〈玫瑰的名字〉、〈島〉這類的詩作，基本上有雷同的色系。而這樣的寫法是最不擅長的，是我會忌妒的寫法。



關於作畫，關於攝影。這位詩人並不懂除了詩以外的專業領域。所以子建的詩可以表現出水墨畫的感覺嗎？這是我看完卷一和卷六的疑問。筆畫少的水墨畫呢？〈湖邊一景〉我覺得這首詩非常安靜，兩種不同氣氛的對比，緊與鬆的對比。詩中的鹿與獵人各只用三行來表現：

他小心翼翼地解下弓/ 放在草地上/ 起身，然後俯身，喝水
一隻藏在對岸樹叢裡的鹿/ 小心翼翼地被弓解下/ 起身，然後
俯身，喝水

某些詩作因為行文白話中（套句流行但如此分類又稍嫌不清不清楚的話——較不古典嗎？）可以讓讀者先觀賞很稀鬆普通的書局、公園這些照片（或是畫），照片的觀賞之間，較遠方的情緒（景深較深的詩中那些動物：熊、牛群之類的也算是吧），或說是已逐漸成形的風暴，隱隱約約地牽動讀者到最後，才發覺近處早就有徵兆。像是〈航行〉一詩末兩行：

任誰都應該立刻創造一場風暴/ 在遠方



還有〈居家生活〉

一隻奇怪的蜘蛛/終於在所有的角落/都成功結出花狀的網
 每一架無人彈奏的鋼琴蓋上/都適宜擺放一本/旅館抽屜裡的聖經/沸騰的蛙聲/正持續蓋著耳朵的地基
 每一滴即將滴落在草地的露水/想必都將還原成一座海洋/所有的
 的螞蟻都必須協力/打造新的行軍路徑
 夜的窗外有牛群探頭的鼻息/夜的窗裡有他在大便的氣息

最後的「他」與之前出現的蜘蛛、蛙、螞蟻、牛群都在過著「居家生活」，人與動物都在這個世界的生物圈中過著自己的生活。「他」何嘗不讓你我在看了那些動物的作息之後，有回到近處(現實)之感？

另外集子裡頭，現實中總有比較黑暗的部份，較不如人意的地方，卷四中的幾首，如〈黑暗時刻〉、〈兒童節懷人〉等可為代表。如果你要找一種自棄的情緒，可以看看〈願〉這一首，在此舉出最後一段：願我的身上/沒有人世的殼

整本詩集中，暖暖系列與甘子建先生系列，是子建可以與



其他作者明顯區隔的作品，給暖暖的詩一貫輕巧而帶有顧城的童話味兒，與子建在小學任教的經驗有關，即使目前的他已是熟男之姿，少年的青澀情感依舊存在著。

熟男樣的甘子建先生呢？大家不知是否看過英國的喜劇代表人物「豆豆先生」，脫線的演出中，已有自己的靈魂，應會在影藝史上留名。而甘子建先生的「假悲天憫人性格」，有著小人物對這社會對這世界的自我見解，小小的惡，小小的自得其樂。〈甘子建先生看脫衣舞〉可以生動表演出來：

甘子建先生擠身在陌生的人群中 / 專注地看 / 台上那名 / 誰的女友 / 誰的女兒 / 誰的媽媽 / 正在跳脫衣舞

這種庶民式的描摩，既簡單又活靈活現，其實這一系列可以發展下去，單獨一首說實在，詩的味道不夠，但如果十首甚至五十來首寫出來後，甘子建先生這個人就可像是漫畫人物生活著。讀者如有興趣，也可以依此來想像作者本人。所謂虛虛假假，真真實實，虛構的文本與現實的人生，那條界線在這位甘子建先生身上不是那麼重要了。





說了這些以前好像說過的話，因為不夠中肯，不算推薦。只是現在這個社會的許多觀念想法，已如地球的環境倍受破壞（我現在發現我是個念舊的人），詩集這種東西在科技以及許多網路媒介的發達興盛下，很像書法藝術與古典音樂，可能變成裝飾性的物件（經常出現在資源回收車的音樂中），大家已不願用毛筆寫字（開玩笑，多麼浪費時間啊！是啊！時間如此寶貴，一分鐘能賺多少錢是比較重要了）。

在這個最不該的時候，也許才剛開始。

2009.8.25於台北



後來甘子建先生不太一樣了

達瑞

他開始在意起〈公園生活〉、〈居家生活〉、〈一瞬間的事〉或某些〈被扭轉的時刻〉。體察入微，不費吹灰之力。他題材窄了卻深了，情緒少了卻厚了。記得，以讀者的身份記得，過往他的口吻時不時充滿鄉愁與符號。一直以為他是此路數中人。沒想到，掀開標籤之後，另一層面的他透露著和煦的光澤。

轉變。甘子建先生的句子短了，意外變得溫柔而良善，並暗暗地憂傷。他在〈某書局某刻〉裡，觀望一種生活中最小的意外，擦肩，兩種人生，彼此內在之撞擊，然而「淋濕的／以及還來不及淋濕的／一本書在手中打開／一本書還來不及」終究在下一個「某刻」，又經過了對方。如此美麗而惆悵。

甘子建先生似乎是這樣的。或如〈懷人〉裡，他說：「今天是否又比幸福的人／多疼痛了一次」他眼望而去的世界總是層次分明的。包括痛與幸福。他溫厚、冷靜地理解周圍之生活。他像是最卑微、不經事、不被在意的底層人物，以詩的方式經驗著人生。看似輕盈，卻是衝撞。大大小小的衝撞，彷彿新寓言體例，關於動物園、汽車工廠、夢境、脫衣舞、新年等等。在他心中，世界是一首慢歌。快樂是快樂的，悲傷也是快樂的。獨一無二。





「天／空／甘子建先生有時還真想變成鳥／隔壁鄰居的小孩／手裡正拿著彈弓」

關鍵或許是，暖暖。一個地名、一位女性，一種感覺。甘子建生生念念不忘暖暖，「春天在此／暖暖在此／一切美好的事物／得先忍著別死」他且寫著〈我想帶著春天到你的眼睛裡旅行〉。暖暖便是一切了。那是讓他甘於孤獨徘徊、浮盪於城市語言裡的緣故。他說：「我不想說話／妳曾觸摸過的瓶子／它也不說話／只會在我經過時／不經意發出／叮噹的聲響」（〈我不想說話〉）而他的說話對象，自始至終只有暖暖。

甘子建先生是一個善良角色。他引起了同情與反省，關於身邊的愛和情緒。他一樣觀望、呼吸、聆聽、體會，卻多出了神秘的篇幅，細膩的換氣。對他而言，每一秒都是財富，一如他於〈致回憶〉中所言及：「它們或許現在／正打開某人／腦海裡的書櫃／一本神秘小說／連同無法解釋的情節／就這樣被藏進了永遠」甘子建此刻亦正打開世界的腦海，悄悄探頭進去，輕輕帶了點什麼東西給茫然或無感於生活的我們。

現在甘子建先生真的不太一樣了。

